

军事题材长篇小说

姚雪森 著



征程四部曲 [第四部]

海空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姚雪垠 著

征程四部曲 [第四部]

海空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征程四部曲,海空恋/姚雪森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153-2269-8

I. ①征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9476 号

特邀编辑: 杨忠义

责任编辑: 杜惠玲

封面设计: 李 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04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28.5

插 页: 1

字 数: 49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3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目 录

第一章 青岛航校报到	/ 001
第二章 飞行学员易曙光	/ 016
第三章 理科学习	/ 035
第四章 理科结业考试	/ 048
第五章 开飞之前	/ 062
第六章 雏鹰展翅飞	/ 083
第七章 柳雪梅来到青岛	/ 103
第八章 燕窝岛	/ 118
第九章 中教机训练	/ 127
第十章 高教机飞行	/ 142
第十一章 空字第壹号	/ 156
第十二章 柳雪梅路经济南	/ 165
第十三章 再见了,航校	/ 176
第十四章 奔赴上海	/ 190
第十五章 飞行团长	/ 199
第十六章 柳雪梅怀孕了	/ 211
第十七章 一次难忘的飞行	/ 225
第十八章 安全大检查	/ 232
第十九章 柳雪梅受伤了	/ 244
第二十章 柳雪梅最后的绝交	/ 257
第二十一章 张凤云的“突然袭击”	/ 267
第二十二章 寻找柳雪梅	/ 279
第二十三章 张凤云结婚	/ 290

第二十四章	杭州作战会议·····	/ 299
第二十五章	轰炸一江山岛·····	/ 308
第二十六章	调离·····	/ 318
第二十七章	旅顺改装新飞机·····	/ 330
第二十八章	参加辽东半岛大演习·····	/ 340
第二十九章	宋和仁成了右派·····	/ 350
第三十章	相亲·····	/ 358
第三十一章	参加飞行集训班·····	/ 369
第三十二章	返回部队·····	/ 379
第三十三章	易曙光与爱莎结婚·····	/ 388
第三十四章	聆听毛主席讲话·····	/ 403
第三十五章	总政来人调查匿名信·····	/ 413
第三十六章	山雨欲来风满楼·····	/ 423
第三十七章	大结局·····	/ 433
后记:实现我的梦想 ·····		/ 447

第一章 青岛航校报到

1

一九五〇年七月的一个早晨，十一位身穿黄军装、背着背包的年轻人走出青岛火车站。

潮湿的海风带着咸腥味轻轻吹拂在他们脸上，顿时一天一夜长途乘车的疲惫烟消云散……

五六个人匆忙钻进了站前东面的厕所，三个人走向左面的露天洗脸处，剩下的几个人站在台阶上，好奇而兴奋地注视着眼前这座陌生的海滨城市，他们新的生活将从这里开始。

带队的是华野第六十五军一九五师科长易曙光，他和通信员翟理从厕所出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整理了一下军装，截住了迎面而来的一位警察：“同志，我们是从大西北来的，成年在大山沟和黄土高原钻来跑去，从没见过大海——”

“啊，你们想看大海呀？容易。”那个警察打断他的话，“青岛三面是海，出了站向东走再向南走，不远就是大海。”

“走，先看大海去，然后再找报到处！”易曙光向大家招招手，“别看咱们的军装又旧又脏，但是咱们军容风纪要按规定，大家整整衣服，戴好帽子，扣好风纪扣，按大小个排成两路纵队，先向大海报到！”

远远就闻到了怪怪的腥味儿，听到了大海的喧闹声，人人兴奋地加快了脚步，干脆小跑起来，很快就到了海边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从未见过的景象，远处灰蒙蒙的，天地不分，不知什么地方发出呜呜的长鸣，墨蓝的海水中涌来一条接一条的白线，白色浪花跳动着，翻卷着，呼啸着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近，最后推向海岸礁石，轰然溅起丈高的浪花，四散开来，变成不停浮动的白沫……

翟理指着大海远处：“大家看呀，那里漂着一条大轮船，冒着黑烟。啊，海水有多深？海面这么平，在海上打仗怎么利用地形地物？咱们这些旱鸭子，跳到

海里,就自动往下沉,不用说打枪了……”

梁树扭脸指着越来越远的大轮船说:“我想,在大轮船上装上大炮就是军舰!”

“你说得可能对,但我不懂。”易曙光拍了拍身上的土,小心地靠近大礁石,捡了几块蛤蜊皮,对身后的翟理说,“看来咱们过去学的那一套,今后可能用不上了。当海军,仗怎么打,我也不知道,咱们学吧。我相信,科学和武器是不断发展的,冲锋枪加上足够的子弹比步枪和刺刀好,大炮密集轰击比人送炸药包好,美国的原子弹一颗就能毁灭一座城市。不过,再怎么发展,也离不开军人的勇敢,勇敢的人,加上先进的武器,再加上战术技术的正确运用,就能打胜仗。”他挥手招呼大家:“走吧,我们争取吃中午饭前找到报到处!”

宽阔整洁的大街上,不时走来三人一行两人一伍的水兵,他们身穿上白下蓝的军服,上身扎在裤腰里,腰带露在外面,宽大而光亮,头戴奇特的圆形帽,帽后还有两条黑色飘带。

梁树小声问易曙光:“咱们是不是也发这样的服装?”

“谁知道?”易曙光羡慕地看着这些水兵从身边经过,“可能吧。”

“找到报到处了!”翟理指着前面不远处高兴地大喊。

报到处临街,大方门,院子很大,周围都是四层高楼。一名海军干部迎上来问:“你们是新来的吗?把介绍信和材料交给我。”

易曙光从挎包里拿出牛皮纸袋子交给他。

“你们都住二楼,都是空房,有两人一间的、三人一间的,你们最好靠一头住;房内有作息时间表;还有好几批要报到,你们到得早,要等待北京来人谈话,分配,请你们注意每天黑板上的通知。啊,青岛是个美丽的城市,有公园,大海,这几天没事,玩玩吧。”

易曙光等人在青岛玩了七天。那天回来,突然看见黑板上写着十三个报到的人名,第一个宋和仁,第二个李良,其他不认识。心想:不会是重名吧。下面还写着明天早饭后在一楼会议室集合开会。

第二天早饭时,易曙光在食堂看见宋和仁、李良东张西望,看样子好像在找他们,易曙光急忙从人群中挤过去,同宋和仁握手:“真没想到你也调来海军,还来得这样快!”看到李良,装作不认识,“哎呀,你叫李良?我们好像见过面?”

宋和仁哈哈大笑,他知道易曙光对李良不感冒。

李良向易曙光猛捶一拳:“胖子,扒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,别装大瓣蒜了!啊,你同小柳在西安结婚也不告诉老战友一声!”

“你写小报告，把我们结婚计划破坏了。”

“怎么，没结成？”宋和仁关心地问，“是不是和李副教导员开玩笑？”

“她为了抢救一个重伤员，临时出差到宝鸡去了，我扑了一个空。”

“老宋，”李良看着宋和仁，“小柳跑不了，这小家伙非嫁这胖子不可呀。”

正吃饭，那个接待的海军军官大声宣布：“饭后到一楼会议室开会！”

饭后，四十多人集中在会议室里，有的坐着、有的站着，说说笑笑，议论纷纷，等待着北京来人。

突然，一位二十四五岁的人站在大家前面，大声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陈顺昌，是海军干部部的科长，组织派我来同大家商量，征求你们意见。海军首长说，建设海军，要以陆军为基础，以工农为骨干，吸收知识分子参加。”停顿了一会儿，“海军是高技术多兵种部队，我们现在有护卫舰、登陆舰，是缴获日本和国民党的，有一艘最大的巡洋舰‘重庆号’，可惜被国民党飞机炸沉了。哦，你们这一批四十多人都是严格按条件选调来的，我不能同每一个人谈话，也不能马上看你们的档案，我向大家交底，说说分配方向和原则：我们海军要建立海空军，就是要有海上飞的飞机；要建设潜水艇部队，就是水下航行的潜水艇；还要建立快艇部队，我听说在水上比在路上汽车跑得还快，具体的我也不懂。怎样分配你们工作呢？原则是：根据组织需要和自愿相结合的方法，现在发每人一张表，工作栏填写自己志愿，如：愿意到海空军、到潜艇、到快艇等等。实话告诉大家，现在海军还没有飞机，也没有潜水艇、快艇，都是先到学校学习，有的学校也没有，要先建设学校。来，大家领表吧，仔细考虑考虑去向，填好后明天交给我。”

顿时会场热闹起来，大家很快领了表，有的围着陈科长问长问短，有的独自盯着表细看，有的几个人凑在一起边看边议论……

宋和仁、李良、梁树都拿着表，问易曙光：“你想干哪一行？”

易曙光说：“咱们几个都一起打过日本和国民党，挨过敌人飞机轰炸和扫射，飞机机关枪打出的子弹比手指还粗，炸弹像铁桶，咱们当时只能找土坎、道沟趴下，戴着柳条编的伪装帽子，我下决心了，要学开飞机，今后打仗时也要轰炸、扫射敌人。你们呢？”

“咱们几个互相了解，都报名学海空军吧。”李良用眼睛征求别人意见。

“我同意！”宋和仁表态。

“我也去！”梁树举了举手。

第二天，陈顺昌宣布了分配方案，可能都满足了自己的愿望，个个都满意地微笑着鼓掌。

易曙光、宋和仁、李良、梁树和通信员翟理带着介绍信乘坐公共汽车向市北驶去，在一个漫水桥旁边的汽车站下车，有人指示他们：前面山头是营区，对面路东是飞机场。

五人顺路找到两根大柱大门，没有人站岗；进大门后，顺路往前走，两边杂草丛生，瓦砾遍地，一条碎石铺的小路尽头是一座三层小楼，正碰到一名慌忙出门办事的军人，他指着二楼说：“去二楼找李书震主任，他负责。”

五人跑上二楼，李书震主任热情地同他们握手：“欢迎，欢迎，你们来得早啊！我们当前是接待来报到的人，估计这几天来的人很多。啊，建军先建校，我想你们可能知道了，上级决定在这里建设航空学校，为海空军培养人才。咱们校区分两部分，路西这片山头有近万米营房，是日本鬼子盖的，上面住人，下面是马厩，还有美国人、国民党军队盖的办公楼；路东是飞机场，有条跑道，有两个大机库，有航空站，还有美国造的三十多个圆筒式的铁皮房。你们五位先在二楼或三楼找房子住下，没有床，房子是木板地，比睡老乡的土炕好多了，食堂在西楼。现在没有事，好好休息一两天，看看咱们未来学校的环境吧，等上级下达建设计划，拨下修造款项，学校领导到齐，大量工作要做呀，特别是维修营房和机场，准备教学场所和设备。听说苏联老大哥还要派几十名专家来帮助我们建设。”李主任说完，低头翻看摆满桌面的文件。

易曙光向其他人使眼色，提着背包走出办公室，来到三楼找到房间，说：“梁树，你和翟理去找饭堂，快十二点了。”

易曙光刚到饭堂，拿起一个馒头，一位四十来岁的大胖子操着南方口音大声喊：“易曙光！易曙光！”

易曙光感到声音很熟，循声看去，惊叫起来：“啊，老营长！”急跑过去和朱敏清握手，“朱营长，你也调到海军来啦？”

“我看名单上有你，真巧啊！”朱敏清刮了一下易曙光鼻子，“小易，你还欠我一壶酒呢。”

易曙光挠挠头：“老营长，你现在管接待？”

“我是后勤部副部长兼财务科长，你应该吃小灶。”他指了指楼上。

易曙光来到楼上小饭堂里，看见李书震身边还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，他主动自我介绍，姓王，学校供给部部长。

李书震又介绍：“他是回民，带着冀中回民支队一部分来的。”

“所以我要求这位小伙子，”王部长拍了拍易曙光肩膀，“吃饭时就和我们一下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易曙光表态，“我什么肉都能吃，更愿意吃牛羊肉。啊，王部长，在我们那个陆军部队也有回民，我们驻地宁夏银川，百分之九十都是回民，他们的菜都是用素油炒的……”

王部长看着这个新来的小伙子：“听口音，你是保定附近的？”

“是啊，易县的。”

“啊，小老乡，我也是保定府的，你家在铁路西，我家在铁路东，白洋淀边上的。”

“小易，我要问你，”朱敏清粗哑的嗓子吐字不清，“你的供给介绍信是不是写错了？副科长是营级，团职干部才能吃小灶。这是全军统一规定。”

“可能写错了。原先的命令我是军务科长，师想组建直属科，军务科没去，直属科还未组建，又组建炮兵营呀，剿匪呀，又到作战科呀，干了半年多临时工，不过我一直吃小灶。”易曙光看了看李主任，“吃小灶还是吃中灶我不在乎，希望你们说话，叫我当飞行员。另外，我希望组织给我师写信，把我的职务和灶别弄清楚。”

李书震惊奇地问：“你看见过飞行员吗？”

“不但看见过飞行员，而且还坐过飞机。”

“你小子还坐过飞机？”朱敏清好奇地问。

“坐过，不过没有飞起来。要飞起来可就完蛋了。”易曙光没有详细说明银川那次坐飞机险些被带走的事。

“青年人，”李书震一边吃饭一边说，“你的想法我理解。当飞行员可不容易，对身体要求特别严格，二三百人也不一定有一个合格。”

“过去在张家口我检查过身体，戴眼镜的胖医生给我下的结论：说我像飞行员身体。”

“啊，更严格的还有政治审查。”李主任严肃地说，“要查你祖宗三代……”

“我知道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好人，忠厚老实的庄稼人，再往上我就知道了；我打仗时负过两次伤，啊，朱副部长曾是我的老营长，他可以证明。”

“我是可以证明，你在陆军打仗勇敢，工作积极，可当飞行员我可说了不算。你别妄想了。”朱敏清提议，“等人到齐，维修营房计划批下来，跟我维修营房吧。”

“朱副部长，”易曙光表态，“听你指挥，不过打了近十年仗，我对修房子一点经验也没有。”

易曙光五人报到后没有具体工作，一连四五天在营区和机场游荡。一天傍晚突然来了三辆大汽车，车上坐着全是女战士。

梁树小声问易曙光：“开办航空学校，招这么多女战士干什么？哎呀，领导女兵我们可没有经验。”

李良开玩笑回答：“当飞行员不是当和尚，是为飞行员准备的吧？”

接着又来了三辆汽车，看样子有三十多岁的干部，有二十几岁的青年，他们认识女战士，互相打招呼，说说笑笑进入饭堂。

易曙光到达楼上小饭堂，李主任高兴地说：“维修营房和机场计划批下来了，我们要全体动员，一齐动手，先整窝，争取按时开学。”

“李主任，”王部长报告，“夏季海军服装发下来了，每人两套，一套是全白的，叫礼服，专门开会、过节穿；一套上白下蓝，干部是大檐帽，士兵帽是圆形的，后面还有两条飘带，飞行学员穿干部服……”

李主任点点头：“王部长，维修计划做好了吗？后天开大会动员，建立组织机构，克服困难，自己动手，整理校园和机场环境，迎接苏联老大哥的到来，按时开学。我的动员稿早就准备好了。”

“后天都穿新军装，在大机库集合。”朱敏清眉飞色舞地说，“那些女兵入伍训练了三个月，小细腿走起路来可整齐了。”回头看了看易曙光。

“你这老家伙，还有心思看姑娘们的细腿？真有意思。”王部长开玩笑说。

“我是提醒这小伙子呀。”朱敏清推了易曙光一把，“哦，你有对象了，已经结婚了吧？”

“我有对象，而且批准了结婚，因为调动工作，也因为其他原因——”

“现在结婚可不是时机。”李书震打断易曙光，“没房子啊。为新来的校长、政委都难安排房子。等学校走上了正轨再说吧。”

3

宽大的机库里，虽然是大白天，仍然开着明亮的电灯，全校人员只占了机库的一小半，六十多个女兵整齐地坐在右侧，她们成了拉歌唱歌的主要对象。

一个二十多岁的干部声音洪亮地喊：“一二三，女兵队，唱个歌！”

“一二三，唱个歌！”

“女兵队，来一个！”

掌声经久不息，几个女兵推来推去，最后一个高个、圆脸、大眼睛、翘鼻子的女兵红着脸站起来，指挥女兵队唱起了《我是一个兵》：

我是一个兵，
来自老百姓。
革命战争考验了我，
立场更坚定。
嗨，嗨，
枪杆握得紧，
眼睛看得清，
谁敢发动战争，
坚决打他不留情！

朱副部长主持会议，走到一张木桌前，向会场人员压压手，示意大家安静，然后请李书震主任进行动员。全体鸦雀无声地静听，李主任讲完话后，“办好航校，建设海军！”“搞好机场营房维修，争取早日开学！”“迎接苏联老大哥到来！”等口号声此起彼伏，震得大机库轰鸣作响。

朱副部长又压压手，说：“同志们静一静，李主任的报告很重要，散会后各单位要组织讨论，为落实李主任要求，学校组织了机场营房修建委员会，下设七个专业小组：

“第一组：大搞卫生组。主要任务是清理杂草、瓦砾、垃圾，面积大任务重，参加人员多。他们下面还要分两个小组，一个负责营区，一个负责机场区。

“第二组：卫生设备维修组。由易曙光科长负责，给你几个助手，听我念名字：王积云、陶丽云、张风云、柴美芸。”

念到这里，他哑然失笑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为什么这么巧？”看了看坐在前面的易曙光，“为什么这么多带‘云’字的姑娘，都集中在你们小组了？哈哈。”接着又宣读了另外五个小组的组成人员，“今天下午各小组开会，你们的办公室都贴上了字条，配了桌椅，按照李主任要求，立即行动起来。”

吃午饭时，易曙光问李主任：“修建机场营房我会尽心尽力，为什么把四个姑娘分到我组？我没有搞过维修，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，会搞设备维修和卫生吗？”

“是我分配的。”朱敏清插话，“你有了对象，又批准了结婚。找其他人特别是没有对象的干部，同姑娘们谈起情说起爱来，还能工作吗？闹不好还会犯错误。说实话，你们组只是负责苏联专家们住的招待所，厕所要改造，一律换成坐式马桶，听说苏联人不会蹲着大小便……”

“快吃饭吧。”李主任插话，“我相信你这个易科长会完成任务，会管好这四个丫头的。”

易曙光心想，反正维修工作是暂时的，凑合着干吧。再说朱敏清是上级，要支持他工作，所以表态：“反正我没搞过营房建设，连坐着的马桶厕所都没见过，一切听朱副部长你的指挥了。”

“好。没问题！”朱敏清高兴地微笑，“跟着我好好干吧。”

下午两点钟，易曙光找到贴着“修建办公室”字条的房间，刚进门，明亮的大房子中间，四个姑娘端正地坐在并在一起的两张木桌两侧，头上放着一把空椅，肯定是留给他的。

突然一个高个、大眼睛姑娘尖声命令：“起立！”向易曙光报告，“我们四人按时报到，请科长分配工作！”

易曙光瞄了她一眼，想起她就是那天指挥唱歌的女兵。

“大家坐下吧。”易曙光坐在空椅上，从口袋里拿出人名单，低着头，“你们名字我都知道，就是对不上号。为了便于工作，我先介绍我自己，然后你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”他抬头看了看四位，“我叫易曙光，一九三八年入伍，第二年入党……”

那个高个、大眼睛姑娘“啊”了一声：“是个小八路啊！”

易曙光继续说：“在部队剧社跳过舞，当过宣传员。”

一个卷头发的姑娘插话：“会跳舞，太好了，星期六晚上再找几个人可以组织舞会，请科长教我们跳舞。”

易曙光没有搭理她，继续说：“还当过干事、指导员、教导员、营长，打过不少仗，可就是没搞过营房维修。朱副部长分配你们四人来，可能你们学过建筑维修，咱们组成一个组，群策群力，靠大家了……”

高个、大眼睛姑娘举起白白的细手：“我叫张凤云，贵州人，爸爸是工人，妈妈是家庭妇女，高中毕业，今年十八了，为保卫祖国入伍，我们四人都在军干校学习了半年，不懂建筑，但会听从易科长指挥调动！”

“具体任务下来，”易曙光看着她，不知道为什么脸红了，“咱们商议着干吧。”

“我叫王积云。”刚才想学跳舞的姑娘说，“我也是十八岁，高中毕业，北京人，父亲是中学老师。”

“啊，想起来了，你是房东，去年我们在你家住了几天，你拿着一个矿石收音机叫我听广播。”

“是啊，我看着你面熟，你那时是营长。”

“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啊！”易曙光在名单上记着什么，“打日本时，初中生一入伍就当文书，很快当司务长或文化教员……”

“我和她们一样，”姑娘说话有些害羞慌张，手不停地抖动，看起来有些紧张，“我也是十八岁，因为这是当兵的年龄。啊，我叫柴美芸，山西长治人。”

“我叫陶丽云。”第四个姑娘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“朱副部长念名单时笑了，说为什么这么多带‘云’字的都分到一个组里，我也笑了，是啊，真巧。”她开始耍贫嘴，“咱们科长叫易曙光，我们这几片云被太阳一照不就是曙光嘛！”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四个姑娘同时笑起来。

“我不是阴天下雨的云，我是草字头的芸。”柴美芸申明。

突然，李良、梁树、宋和仁、翟理来到二组。

“你们是开会还是说笑话？真热闹。”李良看了看易曙光，转向陶丽云，“这位姑娘说话很甜，很幽默，很会逗乐，我在门外就听出是她发言把你们逗笑的。”

陶丽云立起来装作板着脸，两眼不停地看李良：“你们在门外偷听我们开会，偷听我们发言，什么企图？”

李良两眼盯着她，等她静下来，坐下说：“你们开会没有秘密，还怕别人偷听？你心里有什么秘密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陶丽云生气的样子，想站起来说话，易曙光向她使了一个眼色。

“易科长，”李良看着生气的陶丽云说，“我分到了政工组。”又指了指身后的宋和仁，“他也分到了政工组。”

“我分到了拔草组。”梁树不满地说，“清理垃圾，消灭杂草，收集破砖烂瓦。”

大家轻轻笑了。

突然电话铃响起，张风云机灵地主动跑到窗台接电话：“啊，好，要抓紧时间去青岛市买坐式马桶，啊，就是接大便的马桶，装修组已经请了工人拆蹲式厕所，是，是，我马上告诉我们易科长。”她放下电话，故意扭动着身子，显得羞涩而得意的样子，把电话内容向易曙光重复了一遍。

李良对易曙光说：“我们不打扰你们了，把通信员翟理留给你们组吧，还可以帮助你们搞搞卫生……”

张风云抢着说：“易科长的卫生，比如洗衣服呀，拆被子呀，我们包了。”看了看其他三人，“我们会爱护领导，用不着通信员，对吧？”

“我同意张风云意见，”王积云看着梁树说，“打开水、扫地我们都能干。”

梁树看着王积云说：“我不知道您叫什么云，通信员是你们易科长从部队带

来的,李主任意见也是留在他身边,再说,你们组多个人不是更好吗?姑娘,你叫什么云?”

“你们今后不许叫我们姑娘,”陶丽云严肃地说,“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,人民解放军,应叫我们同志。”

李良哈哈大笑:“不叫你们姑娘,又不知道你们名字,叫战士同志、军人同志、女兵同志,好听吗?实话告诉你们,别人背后都叫你们女人、娘儿们,也没错,你们是女人,这一辈子也改不了啦,哈哈。”

几个姑娘气得脸色都变了,陶丽云、王积云同时说:“易科长,叫他走!”

柴美芸红着脸,委屈地说:“他们看不起女人。”

梁树瞟了王积云一眼:“好,我们不是你们组的,我们马上走!”把手向后一甩。

王积云大声喊:“拔你的草、捡你的垃圾去吧。”

四个姑娘有节奏地鼓着掌,喊道:“欢送,欢送,欢送!”

易曙光摸了摸头,呆呆地想:同女同志一起就是事多,一句话能办的事,对她们要说五句话,不是问题的问题,在她们这儿可能就是问题。啊,柳雪梅领导她们最好,她有经验。对,我该给她写信了……

“易科长,”张风云尖声提醒,“你呆呆地想什么?”

“啊,啊,”易曙光思路被打断,说,“我在想明天派谁去买马桶,因为我不懂,更不知道价格。”

“我们先找个样品看看。”张风云提议,“问清价格,回来报给朱副部长。他同意买咱们就买。哼,我看您的样子,我猜想,你是不是有了对象啦,想她?”

“是啊,”陶丽云随着张风云追问,“要是有了对象,就向我们坦白坦白。”

“不是对象,组织上已经批准结婚了。啊,我今天应该给她写信了。”

“结婚了吗?”张风云追问。

“批准了,由于工作调动和其他原因,没有结成。”

“那还是叫对象。”陶丽云插话,“不能叫老婆、爱人、妻子、媳妇。”

“她长得漂亮吗?”

“漂亮!”易曙光是开玩笑也是实话,“比你张风云漂亮。”

王积云惊奇地睁大眼睛:“咱们张风云在干训队是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啊。”

“我不信!”张风云双手托着脸,仔细观察着易曙光的表情。

“快结婚吧,叫她到学校来,叫她与我们张风云比比。”柴美芸说。

“情人眼里出西施!”张风云嬉笑着说,引起几个姑娘一阵笑声。

到青岛市去购买马桶，四个姑娘都争着要去。易曙光指定张风云在办公室守电话值班，张风云不干，四个人叽叽喳喳争吵起来。易曙光向柴美芸借了一本字典，气得也没有宣布散会，一边向外走一边说：“总要留一个值班守电话的。你们自己推选一个，吃饭去吧。”

吃饭时易曙光向别人打听了通信地址：青岛市第五信箱。饭后就趴在地板上的褥子上，抓紧时间给柳雪梅写信，想起柳雪梅多次提醒遇到不会写的字要查字典，把字典放在身边，打算先写草稿。于是摸出笔，铺好纸，开始写信。

突然有人敲门，张风云微笑着进门。易曙光把信纸压在褥子底下。

“哎呀，你就睡在地板上？我看见今天拉了好几汽车钢丝床，为什么不同他们借一张？”她大方地坐在易曙光身边，“我看你在写东西，是不是情书？”

“是啊，争取明天发出去。啊，张风云，你有事吗？”

“有事。”张风云低着头羞涩地说，“你叫我守电话，没有听从你的命令，我要向你检讨。我明天值班守电话，请你放心。啊，还有，你有没有换下来的衣服、袜子需要洗的？我明天就给你洗出来。”

易曙光高兴地站起来，也拉她站起来：“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，工作按分工办，但大家要拧成一股绳。张风云，谢谢你，我没有要洗的东西。”

张风云大眼睛忽闪着，微笑着看着易曙光，说：“易科长，今后有工作、有任务、有衣服要洗，就给我下命令，我一定服从。”

易曙光把张风云送出门外，继续给柳雪梅写信。这是很长的一封信，反复修改了三次，一笔一画地抄写完毕后又念了一遍，看表是深夜一点多了，把笔一扔，电灯也没关，很快就进入梦乡了。

第二天，翟理、张风云叫他吃早饭，易曙光“哎呀”一声爬起来：“睡过头了。”把写好的信装进信封，交给张风云，“你不去青岛采购，请你马上把邮票贴好，信口封好，送到收发室。”

张风云脸一红：“哎呀，着什么急？易科长，看你想情人想的，把邮局来取信的时间都忘了？你要像你说的，不要影响工作呀，嘻嘻，请你放心。”

翟理看不惯张风云的样子，伸手把信抢过来：“写封信就能影响工作？易科长睡觉晚了点，起床晚了点，你就开始批评了，你的嘴真厉害！”

易曙光又把信交给张风云：“好了，你一定按时送出，别忘了，否则我们自己去送。”

张风云向校门口跑去。

翟理小声对易曙光说：“我看这个姑娘不牢靠，我怕她偷看你的信。”

“啊，我倒没有想到这个，小翟你跟着她，看着她是否交到了收发室。”

下午两点多钟，易曙光、翟理抱着最重的马桶坐部分，王积云、陶丽云、柴美芸三人抱着水箱部分，五人汗流满面，喘着气，回到营区。为了避免碰碎，马桶都用草绳捆好，黄草屑沾在他们身上，正碰到指挥清理马路两侧杂草的朱敏清，他瞪着眼，严肃批评说：“易科长，这么重的东西，为什么不雇个大车？这是易碎瓷器，碰坏一件整个报废。”

易曙光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：“报告朱副部长，雇大车要花钱的。”

“该花的钱要花，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瞎花！”

张风云也跑过来插话：“朱副部长批评得对，我看你真笨，又不花你的钱，费力不讨好。”

易曙光没有理她，看着朱敏清说：“青岛整个旧货一条街，我数了数一共二十多套，小贩子说，青岛不会造，是从国民党住过的小洋房拆下来的。”

“明天你们雇个大车，全部买齐二十四套。”朱敏清挥挥手，“一定要配套。”

陶丽云大声说：“朱副部长，派几个人帮我们搬上楼吧。我们中午饭还没有吃，请你叫伙房给我们下碗面条吧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朱敏清回答，“把东西放下，到伙房就说我的命令。”

第二天柴美芸留下值班守电话，易曙光带领其他人赶上第一班开往青岛市的公共汽车，人很多，易曙光挨着陶丽云刚坐下，张风云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挤在他俩中间，陶丽云生气地站起来抓住横杆：“小张，人家有对象了，你挤不进去！”

张风云假装没有听见，把脸转向窗外。

五人来到旧货市场，陶丽云发现昨天的摊贩又摆出一套坐式马桶，上前问：“你昨天说只有一套，怎么现在又摆出一套？这套如果配件齐全，我就买了，你用草绳捆好。”

“同志，”小贩稳坐着吸了口烟，说：“这一套可比昨天那一套好，你看看瓷多亮啊。”

“瓷都是亮的，我看与昨天的没有区别。按昨天价格，给我们包装好，我们要买二十多套……”张风云说。

“包装没有问题。”小贩站起来，“这一套你要给这个数。”伸出三个手指，“三十万元，少一分钱我也不卖。”

“同样的货，比昨天涨了三分之一，为什么呀？”张风云尖声质问。